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

二十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婚書

代劉氏女嫁鄭氏

望通德之門雖以欽於俊譽持知足之戒敢自託於華姻忽辱魚緘已諧鳳卜某人聲馳簪紱實鍾懷玉之地靈某人業務組紉粗識屏山之家範封聯眇接曾無數舍之遙悅結衿施永締百年之好

大兒娶舅氏女

師門教育之勤恩均父子甥館追隨之樂情等

廿二卷

弟兄感積年辱愛之懷起再世爲婚之念重蒙高誼不替遺言某人稟性醇和姑姪最親於平日某人賦才踈拙兒童素鞠於外家遂聯二姓之懽夫豈一朝之雅惟是姻婭之攸好亦圖道德之焉依自顧頽齡無復侍燕申之誨庶幾晚輩尚獲聞詩禮之餘冒貢微誠敬納嘉禮

仲子娶潘氏女

言念父兄嘗偕侍拙齋之席豈期子弟復同升雲谷之堂載聯二姓之姻實篤三生之契某人天資溫淑習姆訓以素閑某人性質庸凡讀翁



書而未悟輒憑父好敬附高門禮謹大婚願早  
遂室家之好職修半子庶與聞詩禮之餘

### 季子娶趙氏

里閨論文不但燈火十年之舊婚姻締好復聯  
室家二姓之歡得諸氣味之同非以勢利而論  
有請斯諾匪今所期某人稟姿溫良飽習家庭  
之儀則某人受材踈拙方親師友之箴規觀平  
生磋切之情卜他日諧和之意老夫耄矣每思  
師訓之無傳小子聽之幸有婦翁之可學

### 長女嫁高氏

## 廿二卷

## 二

師門洒掃父矣望回宦路馳驅居然薦禰脫略  
勢分講求婚姻茲今世之所難雖小官而敢避  
伏承令弟醇有守得自家傳而幹長女朴拙  
無他未閑姆訓旣以友朋之咸贊繼而幣帛之  
鼎來難弟難兄足見壘麓之樂有家有室求臻  
琴瑟之和

### 叔女嫁陳氏

交游滿目莫如兩家兄弟之親子姪通名復講  
二姓婚姻之好有高風誼來昇雲緘伏承某人  
質厚而文衣鉢親承於諸父幹第三女性愚而



樸齋鹽備見於廼翁以配高閔庶無違教夢回  
里社不勝鱸膾之情喜溢門闌行覩鳳鳴之慶

代朱氏娶李氏

學禮學詩非一日友朋之契有家有室合百年  
男女之歡適當時變之不同益感交情之獨厚  
伏承令女少閑父訓功容言德之既全某男粗  
諳祖風洒掃進退之未習實焜耀先公之望俾  
周旋賢者之門以其子妻之不但幸聯於姻事  
得爲君御矣庶幾有賴於作成



疏

代劉樞府請開善長老疏

瞻省松楸緬懷先烈虔修香火久創精廬爲一方梵宇之雄乃四海衲僧之聚大揚祖意獨賴宗師某人具智慧根離意釋想蚤歷五湖之外徧參萬法之源嫡嗣雲菴實繼雲門之衣鉢好辭建鄴來持建水之鈴槌冀飛錫之俯臨庶叢林之改觀

北二卷

四



青詞

安慶祈晴青詞

淫雨過常失秋斂冬藏之節至仁育物播陽開  
陰闔之功載竭精衷願孚善應伏念臣誤叨郡  
寄深軫民憂竊希魯頌之務農尤監莒城之恃  
陋且耕且築百堵皆興曰雨曰暘三時不害適  
秋成之在候值陰沴之爲災禾生耳而未收墻  
及肩而婁止罪皆由己痛則呼天伏願矜憫黎  
元斡回造化清風四起盡掃重陰白日正中頓  
開霽景色動三農之喜聲騰萬杵之歡飽食安

居銜恩戴德



祝文

栗山書社祭神文

揚抱兮拊鼓燎薌兮奠糈羽駕集兮繽紛神翩  
翩兮來下拜舞兮鏘鏘劍舞兮滿堂陳齊謳兮  
趙瑟羅桂酒兮椒漿神熏熏兮既醉詔諸生兮  
上征操弧矢兮射魁斗跨龍首兮登天庭諸生  
兮蹈舞神之靈兮予拈鼓詞鋒兮一戰掃千軍  
兮莫予禦秋風高兮槐黃月魄皎兮桂子香旂  
紛紛兮耀神凱音奏兮琅琅諸生喜兮交賀宰  
肥牛兮烹羊走靈祠兮百拜報神休兮不忘

閩縣學謁先聖文

維年月日後學黃翰謹率同舍拜謁于先聖先  
師翰等適以今歲聚學于先聖之宮惟先聖所  
以教人見於門人所記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  
禮又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蓋博文所以致其  
知約禮所以見諸行加之以忠信誠慤之心則  
知無不精行無不篤也竊嘗聞於當世宗師者  
如此敢不痛自循省勉勵同志以無負先聖之  
教顧惟庸陋舍己芸人日瞻聖容有覩面目恭  
惟先聖道通古今不倦之心千古如在憫茲後



學尚克相之敢告

荆南代吳安撫禱雨文

往歲之夏不雨而暘飢饉荐臻民卒流亡彼夏而旱已垂其常此春而旱于何不臧干戈方興田萊多荒失時不耕後將安望刑政之愆其身是當毋虐我民亦孔之傷神之聰明實佐彼蒼嗚呼仁哉反妖為祥

臨川謁廟文

社稷

往年大歉井邑蕭然一稔之餘民窮自若顧瞻四境惕然于中神之聰明尚克有相

廿二卷

十一

縣學

聞古之從政勸學為先義理既明風俗自熾敢不敬從衿佩勉課誦弦

城隍

神司此民而吏治之惟敬於民乃敬於神吏治此民而神庇之惟福於民乃福於吏故吏之始至敬謁神祠非有所祈惟民是禱

顏魯公祠

惟公孤忠壯節萬世如生臣子大倫賴公以立



吏司教化首拜公祠庶與邑人聞風而起

晏元獻祠

惟公受天間氣爲世鉅公山川炳靈顧瞻如在  
吏司教化首謁祠宮庶公邑人聞風而起

祭龍潭文

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境內者禮也令雖卑而  
地倍子男其職爲近民民之不幸而有水旱之  
菑非名山大川其奚禱案圖考牒質諸父老云  
南濟之山嵌崿嶺峯其上爲潭泓渟黯黯神龍  
之所潛一邑之望今歲之春兩暘時若禾黍芄

芄民生有樂及茲大夏不雨逾月早禾之入已  
垂所望晚稻方茂田又告拆天之於民勤矣胡  
爲而至此極耶將吏職有不恭歟民情有不通  
歟是非有不明歟聽斷有不公歟賦役或太煩  
歟刑罰或失中歟此吏之愆匪民之罪也使  
守令反躬自責靡神不舉卒不獲應豈天神人  
鬼之不歆非祀歟抑興雲雨潤萬物固有其職  
歟此榦所以犇走數舍而有禱于神也膚寸之  
雲足以澤百里之廣三日之霖足以慰終歲之  
望神亦何憚而不惠我民耶



新塗謁廟文

縣學

昔者夫子嘗曰達果藝於從政乎何有幹於三者未能有一焉若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幹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城隍

新塗之爲邑神實司其土江山之秀風俗之媿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神亦預有榮焉以壯哉之邑而注闕天官者皆望洋而退吏不能自安民亦無所赴訴豈不重爲神羞耶幹之踈繆冒昧此來廉勤自將固不敢有愧於已庇護之福亦不能無望於神莅事之初敢敬以告

建康謁廟文

府學

不學而仕無德而祿義不精不足以集事意不誠不能以動人自取悔尤分當誅斥上恩寬大易地名藩聖訓具存服膺敢忘反身自省以蓋前愆視事之初敢敬以告

城隍

幹丞郡云狀分合誅斥聖恩寬大姑令易地趨



走大府朝夕凜然賴神之休庶無後悔視事云  
初敢敬以告

漢陽軍祭五先生文

濂溪周先生

維嘉定八年歲次乙亥十有二月乙酉朔六日  
庚寅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成宣教郎權發遣  
漢陽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提舉義勇民兵黃  
榦謹率郡僚及諸生釋奠于濂溪周先生惟先  
生資稟清明襟懷灑落光風霽月碧草紅蕖推  
太極二五以探造化之原定仁義中正以顯人  
極之立紹孔孟不傳之緒闡古今未發之機眷  
惟春陵實隸荆楚湘波餘潤沾丐邦人假守于  
茲敢忘祠祀庶幾末學尚想高風敢告

二程先生

惟先生西洛儲精濂溪嗣派春溫秋肅玉潤金  
堅指持敬以明存養之端論致知以極貫通之  
妙聖道益闡後學有師眷惟鄰封實生賢哲釋  
奠有令著在禮經假守于茲敢忘祠祀師生並  
列萬古儀刑敢告

建安游先生



粹然學問日進見稱於師  
如日星見稱於友流風餘韻足以師  
惠政在民至於久而不忘先生之於此  
澤固不淺矣百餘年間士風淳質可與適道  
其效歟然訪之學官祠貌猶缺遺前賢之軌躅  
泯後學之儀刑師帥之職得無曠歟是用建祠  
以舉墜典敢告

新安朱先生

惟先生稟資高明厲志剛毅師延平以繼龜山  
之緒沂西洛以尋洙泗之原六經之指久鬱而  
明周程之學將訛而正玩索窮乎杪忽操履極  
於堅高張皇大中啓迪後學人尊其道家哉其  
書翰也庸愚早蒙誨誘總角聞道皓首無成願  
與邦人起敬起慕敢告

安慶府祭諸廟文

瀟皖之勝穹隆磅礴甲於兩淮山川之靈降而  
爲神則聰明正直其必有以大庇茲土也 幹衰  
晚庸陋假守于茲勉竭疲駑深懼弗稱禦菑捍  
患使年穀屢豐百姓安業者惟神其相之祗謁  
之初敢敬以禱



奏狀

漢陽條奏便民五事

一結保伍

臣竊見國家比年以來講求邊備最爲詳密然臣竊以爲外侮固所當慮而內患尤所當憂今之內患莫甚於人心渙散而無統嘗觀成周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上下相維脉絡相關防隄密而姦究不生法制嚴而馴服有素夫是以人心有所統攝而緩急不敢以自肆後世保伍之法猶有成周之遺意然州縣之間未嘗舉行不過

保正掌追胥戶長掌租稅而已以一家而總數十里之地以一身而任數百戶之責又每一二年而輒易此豈足以總攝人心使之乂安而無變哉臣嘗爲臨川令當開禧用兵之後隅官之法未盡廢其法以五家爲一小甲五小甲爲一大甲四大甲爲一團長一里之內總數團長爲一里正一鄉之內總數里正爲一鄉官一縣之地分爲四隅每隅之內總數鄉官爲一隅官以察姦慝以護鄉井行之三年人以爲便今者蒙恩假守漢陽適值大旱細民艱食修舉荒政



推行保伍之法戶籍多寡蓄積有無皆可得而  
周知然亦但爲荒政設耳不敢大有所更張也  
向使熟議而力行之則維持人心防閑變故之  
道無以易此況湖右之地皆五方雜處之民土  
地廣袤姦盜伏藏往年虜未入境嘯呼成羣剽  
劫閭里者皆此曹也使保伍之法旣明則人心  
素有統屬亦何至於肆行而莫之禁耶故知保  
伍之法乃所以總攝人心防閑變故而爲緩急  
之慮也苟法制素守人心旣孚因其農隙教以  
武事則五兩卒旅軍師之制可以漸復而戰攻  
守禦之習亦無不精不惟不至於爲寇而又足  
以禦寇亦何禪而不爲乎臣所陳果有可採欲  
乞行下制置司詳議施行取進止

二廣儲蓄

臣恭惟 國家以深仁厚澤覆露宇內一民一  
物之微撫摩愛育不忍使之不得其所獨於水  
旱凶荒州縣無素備之策而民之死於飢莩者  
不知其幾甚可傷也今之守令爲救荒之策者  
不過曰勸分曰通商而已勸分通商不聽其自  
爲低昂則客旅稅戶不肯出粟若聽其自爲低



昂則人心無厭數倍其價閭閻小民當豐穰之  
歲亦必父子竭作然後可以易一飽迨至凶荒  
雖有技藝已無所售安得有數倍之錢可以糴  
米則亦有相與枕藉而死耳夫事固有若老生  
常談而確然不可議者廣儲蓄是也然人皆知  
其不可易而不可為者病在因循而已本軍每  
歲苗米不過二千餘石僅足以解總所給大軍  
而本軍官兵之請給皆旋行收糴素未嘗蓄積  
也自前知軍孫初首糴萬石知軍王從繼之亦  
糴萬石今歲大旱偶米價未大貴之日臣急發

郡帑借貸緡錢糴客舟稅戶米三萬餘石漢川  
縣亦糴萬石自六月以來米價頓貴藉此六萬  
餘石之米發以賑糶每戶數石則亦可以及萬  
餘之衆日食賤米而無慮以是推之則積貯者  
信其為天下之大命也臣愚以為莫若及今行  
下兩浙江東西湖南北諸路擇松江十數大郡  
起立倉教使可積數十萬石纔遇豐熟即於諸  
郡和糴椿積則十郡可積數百萬石雖有水旱  
不能為吾憂矣況胡運日衰中原故壤指日可  
復師旅一動悉發此米方舟而下何患糧食之



不繼哉方阜而思造舟方暑而思造裘雖若近於迂闊然先事而慮可以無憂事至而憂則無及矣惟集議而決行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 三修軍政

臣竊見州郡之間有廂軍有禁軍非獨以備使令蓋將使之執干戈以爲攻守之用江北之兵視江南內地爲尤重臣獨怪江北之兵反不若江南之有紀律朝而來暮而去甲之名乙承之丙又承之累數十人無非甲也累數十年無非甲也十人之中無妻孥者七八苟於趨利輕於

犯法屢黥莫之悔也緩急之際求其不相挺而爲盜已爲幸矣況敢望其備攻守之用乎且守漢陽嘗觀諸軍之請給廂軍月糧五斗禁軍倍之夫五斗之米不足以供一卒一月之食薪蔬之費已無所從出尚何暇爲妻孥計哉春冬衣賜則以鐵錢折支視中州所得五分之一耳夫衣食足則知自愛所施者厚則其報之者亦然今待之如此其薄是驅之使爲不肖也臣到任之初廂禁軍各添支月糧五斗復與之料錢數百嫁娶生育則助其費疾病則給以藥差出日



以則贍其家無屋可居則為營寨以處之向之  
單身無家者皆有願為之室者矣到任一年輕  
於犯法者絕少而逃竄者則絕無也以此思之  
則前日不為吾用者責有所歸矣臣愚以為有  
一郡必有一郡之財賦誠能搏節用度檢防滲  
漏以修舉軍政當務之急莫先於此臣前所言  
三事皆本軍所已行者非敢自言其能也因其  
已試然後見其可行不敢為誕謾嘗試之言也  
敢輒僭陳之以俟採擇取進止

四領監卒

七二卷

一六

臣竊見漢陽軍地居江北實吳蜀之咽喉武昌  
之藩蔽財賦窘乏之兵籍單弱反不若江南之一  
小縣地逼諸臺費倍他郡廂禁軍通約五百人  
而總漕兩司占破其半其餘以備差使猶且不  
給尚何暇教習以為守禦之備乎若欲廣行招  
募則事力既乏無以給之今臣愚計可以不費  
錢糧而坐得數百人之精卒以為州郡之用竊  
見本軍有鐵錢監一所置監之初每歲認額十  
萬貫臣到任之始覈實其數累數年間椿積極  
少問之監吏則曰所鑄之錢僅只以充監卒請



給之費守臣雖任提督點檢之責而其權乃屬  
淮西坑冶司任其事者自有監管出入多寡守  
臣不得而問焉弊之有無臣不敢知也獨竊見  
鼓鑄之卒不下三百人類皆伉健可用月有廩  
給供贍頗厚非廂禁軍比也若以錢監之權屬  
之湖北漕司而使守臣掌其收支出入在監之  
卒悉聽守臣之節制不惟監中之弊可革而數  
百人之卒可以助州郡之軍額鼓鑄之暇教以  
武事而為緩急之備此所謂不費錢糧而坐得  
數百人之精卒計無便於此者如臣言可採乞

行下湖北轉運司相度施行取進止

五復馬監

臣竊見馬政 國之大事也騾牝三千衛國以  
興思馬思祖魯人頌之則其關係誠為不輕

國家所用之馬西取於蜀南取於廣皆在數千  
里之外博易之費道里之費一馬之入動數百  
千其所得甚艱所費甚巨一有緩急無馬可用  
開禧年間虜騎壓境旋行收買駑駘下乘亦以  
備數平居暇日可不思所以處之乎竊見漢陽  
管內有馬監一所馬之自蜀來者憩息於此五



日而後行守臣亦預點檢之責臣嘗親至其地見馬監之前有所謂孳生監者乃鄂州大軍昔日所創方其盛時馬之蕃息可以足軍中之用今監皆頽敗不復有馬矣漢陽爲郡土壤甚廣風氣甚勁水草甚饒若委之守臣使之興復舊監以爲牧馬之地給降本錢收買江北所產之馬而蕃息之差撥兵卒使任牧養之責數年之間生息蕃盛猝有緩急即可爲用與夫求之於至遠之地買之於倉卒之際其利害相去遠矣如臣之愚未必深曉世務更乞行下總領所同

鄂州都統司相度施行取進止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擬奏

安慶府擬奏便民五事

一安淮民

臣竊見江南之有兩淮猶人家之有墻壁也墻壁固則堂室安垣頽塹斷雖有室家之好恐亦不能以自固守邊之臣保障之計莫先於安民臣竊怪兩淮之民困苦憔悴遠不如江南之民者役使科敷皆在淮民江南之民無有也臣生長江南每見有產之家不過春秋輸納二稅耳

七三卷

一

不過累數十年一充保正戶長耳自此之外官司未嘗一毫過而問焉無產之家則耕田鑿井蓋有終身不入城市者焉兩淮之民何其擾擾耶既爲武定又爲民兵又爲萬弩手又爲保伍既爲保正又爲戶長又爲大保長又爲小保長無一家得免無一人得休也或運糧或運草或運竹木以至起造亭館迎送賓客無一日非差夫也以安慶言之如科廬州之馬草廬州敵樓木巢縣寨屋料類皆不計道里之遠近不恤州縣之有無名曰和買其實白科監司行下州郡



州郡行下縣道縣道行下保正保正敷之大小保長大小保長抑勒百姓既責以出草出木又責以出錢湫結又責以水脚般運一丁之夫一葉之舟不得免也爲淮之民何其重不幸也人家將以固其堂室反自毀其垣塹兩淮之民既欲得其死力以抗外禦必當寬其征役以安民心使兩淮之民亦如江南百姓之安則其感戴朝廷恩德孰不願殞軀捐命以爲江南之捍蔽哉欲望 聖慈特賜詳酌行下制府及諸司存恤淮民糧當預積不可待倉卒而旋運草當近

九三卷

取不可於遠地而強科竹木之屬或均敷於江南或差人自買不必抑勒郡縣縣既有保正又有戶長不必保正戶長之下又差大小保長庶幾淮民稍得安業淮民安則江南安矣

二實邊郡

臣竊見用兵之道以糧爲重漢之敗楚以蕭何給餉之功蜀之不能勝魏亦以諸葛出師糧食不給故也然古之行軍因糧於敵者上也實粟塞下者次也千里餽糧斯爲下矣今之北虜連年旱蝗彼方飢餓轉徙固不復有糧之可因爲



今之計莫若於暇豫之日急爲實粟塞下之謀  
向者沿邊諸郡無城壁之可守則固無積粟之  
所今浮光安豐廬濠諸州既皆有城則當預積  
粟於諸郡以閑暇之日爲緩急之備則軍不至  
於乏絕民不至於騷動苟爲不然平居暇日恬  
不爲備至於兩鋒相交方且望糧食於千里之  
外餉道旣絕則雖有精將良卒亦安所施近襄  
州郡一聞邊之警莫不各爲守禦之備方且  
起夫運糧羽書交馳急於星火居者有破產之  
患行者有喪身之憂郡縣憂惶人心離怨亦何

暇爲固圉之計耶臣之區區管見莫若於近江  
諸郡各認所管沿淮諸郡之米蘄黃安慶無爲  
歷陽此沿江之郡也浮光安豐廬濠此沿淮之  
郡也度其地里之遠近責以所運之米實於所  
管之郡使之早爲區處督以搬運庶幾不至上  
誤國計下失人心計無便於此者矣

擬應詔封事

臣竊以爲天下之患非有形之易見者爲可憂  
而無形之難知者尤可慮自姦臣擅權竊弄兵  
柄搖動南北之生靈使之肝膽塗地不知其幾



千萬遂使怨毒之氣上下相干陰陽旱蝗相因  
流殍滿野此誠非常之變有形之可見者也雖  
三尺童子皆知以爲深憂自天誅顯行姦臣就  
戮諸賢彙進公道復升薄海內外延頸以觀太  
平而歷觀州縣之事盖有凜然若不能一朝居  
者是豈好爲異論以驚世駭俗哉盖嘗竊謂今  
天下無一事之不弊無一民之得所一郡之大  
以言乎兵則不強以言乎財則不裕以言乎城  
堡則不修以言乎器械則不備以言乎風俗則  
喜事而囂訟以言乎官吏則誕謾而具文此臣  
所謂無一事之不弊者是也雖今之氓負陰抱  
陽君以爲天國以爲本聽其自善自惡自貧自  
富自安自危而漠然不以爲意今貪吏害之酷  
吏害之黥胥又害之弓手士兵之追逮者又害  
之兼并豪戶之徒又害之凜然何以自立而中  
產之家十室九破小民則今日壞而明日死之  
矣此臣所謂無一民之得其所者是也盖嘗深  
求其故竊以今之天下當極弊之勢苟不速反  
而正之則壞爛頽靡而不可收拾前輩以謂視  
其容貌無以異於常人而倉公扁鵲所望而走



者也然則今之天下當如何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夫禮義廉恥行於士大夫之間而足以維國祚於長久者何也使士大夫而知禮義知廉恥則必知君之當尊民之當愛祿之不可苟食而職事之不可苟廢也今也不然士大夫之處心者不復知有君不復知有民知有細書疊幅華言麗語以取知而已知有擎跽曲拳卑詞下氣取容而已知有苞苴賄賂請託奔競以求進而已

云云

代奏

北三卷

三

代撫州陳守

一綱運

國家綱運資以餉軍比年以來法度弛壞非惟軍餉不繼抑亦公私受弊其未離岸也有江水淺涸坐食糜費之弊其已離岸也有監官侵虧船梢盜竊之弊而其既敗也有攤賴平民之弊雖知其弊莫之能革是無他廢轉般之制而循直達之法故耳今欲革歷年之弊使官無羨費而衆害悉除則莫若復轉般之制且以江西一路言之如撫州建昌綱之折閱每以水道淺涸



不能行巨舟延引歲終而未能起隔歲之綱者  
一綱吏卒水手动數百計又所招集並皆游手  
無賴之人自度官吏侵盜大數已虧恣情極用  
無所顧忌估籍所償不能萬分之一官司不免  
縱之攤賴平民侵削國本爲害不細今若於隆  
興置轉般倉一所每歲一路綱運水脚其費不  
貲取其所費養水軍數百人命一武臣爲之長  
造數十巨艦部以軍法責之轉輸近裏州軍止  
以小舟運載納之轉般倉却令水軍專一護送  
更往迭來不假召募綱紀素定部分素嚴舟楫  
素具較之烏合嘗試實相萬萬如此則非惟可  
以省官綱之折閱抑足以增 國家之武備戢  
江湖之羣盜脫士大夫之罪戾免平民之攤賴  
是一變法而羣害悉去衆利並興如果可採乞  
於諸路推廣之

### 二役法

役法之弊其來尚矣 國家之制保副正謂之  
大役戶長謂之小役二役皆選之每都人戶大  
役者非戶產稍高不在其數至於小役則稅錢  
或不滿百亦所不免寬都人戶有至二三十年



方一差者狹都人戶有三五家循環充役無歲不受其害者故物力之家雖置產於狹都而必立戶於寬都雖散其產於狹都而必併其稅於寬都彼寬都之役日以寬狹都之役日以密寬者益富而密者益貧貧者益勞而富者益逸勞者日益朘削而逸者日益封殖勞逸不均而中產以下破蕩流移深可憐憫竊以保正副所管者煙火盜賊故必本都之人而後可充戶長所管者催科亦何必皆本都之人哉況今之爲保正副戶長者皆非其親身逐都各有無賴惡少

習知鄉閭之事爲之充身代名執役之親身雖屢易而代役之充身者數十年不易也故莫若差大役則限以都差小役則不限以都而限以鄉一鄉數都寬狹相通則富者不至於逃逸而貧者不至於獨勞休養生息加之數年小戶漸爲中戶而爲公家執役者甚衆則大戶中戶亦不至於有頻差之擾更勞迭逸其利無窮此亦固國本之一端也

三役卒

罪隸刑餘之人類非尋常庸奴之才漁食里閭



害然上之人能駕馭  
以部伍飽其衣食而  
遏絕姦非亦足以去  
利故管夷吾之取盜  
躋弛士小大雖殊皆  
罪不至死者姑從流  
配所而遂逃竄以歸  
歸者昔爲平民足爲  
軍自名則橫行閭里  
賊之多民不安枕者

爲 國家募卒每得疲  
則掩耳而不願聽聒  
惟是黥徒免死之人  
跳浪奔走筋力百倍抗  
堪勞苦耐飢渴往時帥  
擒姦馘盜大獲其用  
精銳非他卒比今地  
黥隸之徒悉收養之  
可以修武備而壯  
民害也惟 朝廷



而行之

### 四逃戶

古者取民之法惟租稅而已其他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茶鹽酒榷之禁古無有也後世國用匱乏權一時之宜以紓目前之急耳今國家征榷之法密於前世無一目之漏一孔之遺而國之租稅所以爲公家經常之用者顧乃爲姦民變易名字貿亂簿書謂之逃戶夫戶則逃矣其田固自若也水不能飄火不能焚非篋筭所藏非人力所徙自古以固存誰得而掩覆之哉

其所以不究見者鄉司實執其權耳稅產之陞降出於鄉司而爲是逃亡倚閣者亦出於鄉司爲官吏者又皆苟簡歲月應文逃責孰肯一一而研究之哉故莫若使爲縣令者盡括諸鄉之逃戶具爲一書隨其一任之力根括搜求期復舊額及其終更具申於州州考其實以爲殿最少示黜陟磨以歲月則稅額可以復舊而國用可以自足與夫屑屑於常賦之外以求足用之道者大相遠矣



國家頻年以來常苦旱暵是雖天時之適然而亦人事不修之過也人事既盡則雖天災流行亦有不得而勝者陂塘之利所以灌注田畝漢世良吏往往以開渠灌田立名後世如召伯埭甘棠湖之類民到于今稱之使爲國者可以一切取必於天則何必若是之屑屑哉江西之田瘠而多涸非藉陂塘井堰之利則往往皆爲曠土比年以來飢旱荐臻大抵皆陂塘不修之故莫若申嚴舊法在州委通判在縣委縣丞先於每鄉籍記陂塘之廣狹深淺方水泉涸縮之時

農事空閑之際責都保聚民浚深其下而培築其上積水既多則雖有旱暵而未始枯竭巡行考察課其勤惰而爲之賞罰其始雖若勞而其終乃所以利民如此則天災不能爲害豐登可以常保而不至於上勤 朝廷賑恤之勞矣

代奏

代撫州陳守奏事

第一劄

竊見方今綱運之弊惟撫州建昌軍最甚公私受害殆非一端 國家全資綱運每綱虧折動



數千碩遂至軍儲不給此總所之害也虧折之後部綱官吏與夫綱梢拘縻兩州動數百輩文移迫促責在州郡此州郡之害也部綱之官圖賞而獲罪篙工舟師規利而被害大者褫爵小者破家此部綱者之害也綱官舟人虧折之後既無以償妄指富民以圖攤賴州縣追逮不問虛實囹圄禁繫責以代償此居民之害也以一綱運而公私俱受其害如此是不思所以革之乎蓋嘗訪求其故則其積弊非一日矣兩州處江西之上流溪狹而水淺州郡窘乏起綱不

卷之三

十一

以時則坐淺日又虧折日多人見其虧折之為害則官吏之謹畏商賈之富貴者類以部綱為戒其甘心部綱者皆破落無賴之徒故綱未離岸而水脚之費已空綱已離岸則盜糶官米以自給又自知其大勢之必不免也則公然發糶以為買囑請求之資此綱運之弊所以無歲而不為害也此無他不循祖宗轉般之制而行後世直達之法耳

兩州綱運歲幾二十萬石水脚之費為錢十餘萬緡置水軍千人於豫章而以水脚之費為之衣糧使兩郡徑以當運之



米輸之轉般倉漕司自以水軍爲之般運一軍之中必有將校使之部轄號令素明則必無侵盜虧折之患往來江湖習於水事以其暇日造爲戰艦使之教閱江湖之間盜賊淵藪知吾有備亦自消弭矣江西鹽貨最爲今日之利原而悉歸於富商之手若易以官般之法使水軍之運網者交米於建鄴京口以其歸舟運鹽於通泰聚之漕司發之諸郡漕司以其所得之息而廣軍儲則又不但可給千人而已如此則因綱運以寓軍制弭盜賊而壯國威衆害去而百利興矣

第二劄

竊見江西湖南盜賊擾攘覆軍殺將焚破縣邑陵迫州郡雖曰小寇實有不可忽者以臣計之此輩本無深謀遠慮其始不過爲剽掠之計耳在我素無自治之策而浪與之鬪以彼之輕銳據地之險阻連亘千里與吾州縣相接故乘吾之虛得以肆其陸梁而吾輕與爲敵是以縣邑屢破官軍屢衄而賊勢愈張賊勢既張則其事將有不可測者自治之策其可不亟講之乎重



門擊折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在坎之豕亦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高城深池以固吾圉雖平居無事猶不可緩況羣盜在境為郡縣者獨可不為城守之計乎嘗竊迹近事虜人之犯荆襄也棗陽無城最先破隨州無城則又破光化無城則又破襄陽德安城壁最堅故虜騎攻之數月不能拔郢州號為石城城小而堅虜人圍之數日度不可攻而遂去之淮東諸郡亦然非守者有勇怯有城與無城異耳 國家南渡以後大築襄陽楚州兩城方其經畫之初豈能無勞

民費財之患設使兩城不築前者虜人得以據吾之要害則今日之事得無有大可慮者乎此已事之明驗也為今之計莫若行下江西湖南二廣州郡去賊不遠者可大治城壁 朝廷出捐度牒以助其費使州郡為區處雖貸民之錢用民之力亦有所不得已者蓋不暫勞者不永逸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也吾之城壁既堅然後悉發諸縣村郭富室大家凡其米穀金帛之屬入保于州縣郭之不能為城壁者亦當遠斥堠掘坑塹使不得以衝突彼之蜂屯蟻聚幾數



千人非有平日蓄積之素進無所虜掠退無所  
資給則其勢必至於自相賊殺束手而受降矣  
又何必數與之鬪以自損吾之威重乎夫以  
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蠢爾小寇行即授首若不  
足慮然因此而大治諸郡之城壁不惟可以禦  
一朝之患實 國家萬世無窮之利也





論

中庸總論

中庸之書章句或問言之悉矣學者讀之未有  
不曉其文通其義者也然此書之作脈絡相通  
首尾相應子思之所述非若語孟問答章殊而  
旨異也苟從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旨則亦  
無<sub>子思</sub>以得著書之意矣程子以爲始言一理中散  
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朱先生以誠之一字爲  
此篇之樞紐示人切矣今輒述其遺意而言之  
竊謂此書皆言道之體用下學而上達理一而

分殊也首言性與道則性爲體而道爲用矣次  
言中與和則中爲體而和爲用矣又言中庸則  
合體用而言無適而非中庸也又言費與隱則  
分體用而言隱爲體費爲用也自道不遠人以  
下則皆指用以明體自言誠以下則皆因體以  
明用大哉聖人之道一章總言道之體用也發  
育萬物峻極于天道之體也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道之用也仲尼一章言聖人盡道之體用也  
大德敦化道之體也小德川流道之用也至聖  
則足以全道之用矣至誠則足以全道之體矣



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用即體體即用造道之極致也雖皆以體用爲言然首章則言道之在天由體以見於用末章則言人之適道由用而歸於體也其所以用功而全夫道之體用者則戒懼謹獨與夫智仁勇三者及夫誠之一言而已是則一篇之大旨也子思之著書所以必言夫道之體用者知道有體用則一動一靜皆天理自然之妙而無一毫人爲之私也知道之有體則凡術數詞章非道也知道之有用則虛無寂滅非道也知道體用爲二則操存省察皆

不可以不用其力知體用合一則從容中道皆無所用其力也善言道者未有加於此者也曰孔孟何爲而不言也曰其源流可考也孔子之學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皆此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即體恕即用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非道之體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道之用乎此曾子得之孔子而傳之子思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非道之用



乎仁義禮智非道之體乎此又子思得之曾子而傳之孟子也道喪千載濂溪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其言太極者道之體也其言陰陽五行男女萬物道之用也太極之靜而陰體也太極之動而陽用也聖賢言道又安有異指乎或曰以性爲體則屬乎人矣子思以爲天命又以爲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又以爲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乃合天人爲一何也曰性即理也自理而言則屬乎天以人所受則屬乎人矣屬乎人者本乎天也故曰萬物統體一太極天下無性

外之物屬乎天者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性無不在屬乎人者也或曰中庸言體用既分爲二矣程子又言性即氣氣即性道亦器器亦道則何以別其爲體用乎曰程子有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自理而觀體未嘗不包乎用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之類是也自物而言用未嘗不具乎體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色天性之謂是也或曰如此則體用既不相離何以別其爲費爲隱乎道之見於用者費也其所以爲是用者隱也費猶木之華葉可見者也隱猶華葉之有生



理不可見者也小德之川流費也大德之敦化  
隱也然大德之中小德已具小德之中大德固  
存此又體用之未嘗相離也嘉定戊寅栖賢寺  
書此以為中庸總論









